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金山記略

山在郡城西北七里大江中長山西北起爲五州山至下鼻浦遂入江突而爲此山始名浮玉（道經云自玉京諸峯若浮而玉者凡妙大謂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名）又名獲符山（晉敗苻堅置俘山下故名）又名伏牛山（唐志貢伏牛山銅器鑄錢）又名金山（唐貞元間有裴頭陀挂錫于此建御鑑于水際獲金數鎰以聞賜名）宋大中祥符間改名龍游山（宋真宗嘗夢游其處故名）山之頂曰金鰲峯曰妙高峯東麓水中孤石如蹲曰鶻峯東麓之趾曰妙空巖（宣德中詩僧歛機作樓其上）折而東北曰

日照巖亦曰朝陽洞正德中僧薩草得洞內古鼎香爐又石壁舊刻有日照巖三字因構樓于上地日初升正迎照之其下水中有善才石孤挺款側宛如禮拜之狀傍有盤陀石即郭璞墓畔之石日照西北曰

祖師巖亦曰頭陀巖又名裴公洞又名蟒蛇洞即頭陀開山得金處昔有蟒蛇盤據其中頭陀驅去之嘗有僧入定於此其南而西曰石排山三山齊峭險拔立湍流中巨浸不沒米元章賦云浮玉插露石簾落潮溢排亦謂之簾也蘇軾書翠潭蔦文四大字刻于山亦曰雲根島其上多荒人鑄刻水嶠昔役悉不可辨稍南即郭璞墓相傳墓在水中古詩有山下有田埋宰相墓前無地拜兒孫之句墓下有中冷泉水經品第一深三十餘丈又

謂之北澪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澪南零即南澪也中泠即中澪也最當波流險處其後寺僧于大雄殿之西穴一井以紿游客云大徹堂前亦有一井與金中泠去數武亦目中泠水味泡劣洞天記云萬川東注一島中立丹輝碧映攬數州之奇于俛仰間而下盤魚龍之宮神靈之府實堪輿閒六奇絕處也求曾子固云金山之勝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演吳之要也其浮江之盤頂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四出有以奪天下者氣象集說云南徐形勝跟狀江之類受衆川

之委東趨而將至于海也其浸汪洋以無涯其流舒肆而莫止峯然屹立江中以迎其衝者金山也 叅勝覽圖經及洞天記

潤州大江本與楊子橋爲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渚耳潮水昔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詩云鷓鴣山頂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大曆後潮始不通今瓜洲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三十里瓜洲以開爲限雖楊子橋亦不至矣 叅寛夫詩話

山有佛寺建於晉太寧中名澤心至唐有裴頭

陀斷臂立誓重闢山謂之觀宋真宗賜名龍游禪寺政和中復爲神霄宫後仍名龍游寺元至治中僧應深即寺之右建大閣焉上嚴萬佛之像下肖五百羅漢之容文帝潛邸之日登是閣壯深締搆雄偉出帑金成佛像以贊之至順中深奉佛像以進上曰閣中萬佛已莊嚴乎對曰像具未完即出内府寶鈔五萬緡賜之名其閣曰萬壽永樂中僧道瀾重創廊閣更名金山寺妙空巖在山之東麓峥嵘洞豁縱廣數丈許其

上崖𡷫疊出下則藂石隱起荒茅篁竹蓁翳其前僧斂機作竹院于其傍 國朝侍郎周忱復營治之

寺舊有輪藏并巨鐘而井亦在山對必渡橋汲之宋寺僧別峯入定夢遊龍宮龍王謂曰寺無誰輪藏鳴鐘吾宮為之震動汲水者亦有穢汚請皆去之僧許諾覺而語其徒遂移輪藏置鐘於寺鑿井於寺左大鐘亦不鳴建三禁堂焉寺

梁武帝夢一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諸苦惱惟

不修水陸齋以拔濟之帝叩諸沙門寶誌因奏經必有因緣帝乃披閱佛書創造儀文親臨金山修設宋慶曆中僧瑞新擇山陽之地建水陸堂元至大延祐間三建水陸會感神光金燈之異僧應琛復新其堂焉

唐咸亨中長安法海寺英禪師夕坐方丈忽異人來謁曰大覺寺吳僧義濟藏金山水陸儀文盍願往求之于山非寺修設言訖而隱英遂訪之義濟而果獲焉　顒禪師華江集

寺有兩薦慈塔宋元符中丞相曾布（字子宣）用西府倖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有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輪霄臺僧寶卽復爲塔

順濟龍王廟卽下元水府（五代楊氏所封雖大水不能沒）宋祥符初賜額曰顯濟東南有龍王池又謂之龍洞（深廣不踰丈水與江通常隨潮上下冬夏不竭鱗介生焉）元豐中寺僧了元以禱者病涉又附禪林刲牲以饗非便遷於江南岸之西津建炎中燬浙西安撫劉光世重建

嘉泰初封英靈普惠護聖泰江王嘉定中郡守
史彌堅重建記云夏六月不雨至孟秋之望告
禱于祠膚寸之雲起自祠旁炊白淡曦亭午焦
山外濃雲潑墨冷風掠人面如冰雪兩龍見於
其間水波逆立有聲止與龍接疾電震雷甘霖
隨至歲以大熟 史彌堅記略
國朝洪武初封順濟王正統中郡守吳崖改建
于大雄殿之左天順中郡守姚堂復新之廟在
附瓜洲江神祠在廳中

毅皇帝駐驆臨池顧問宋史載韓世忠伏兵金山龍王廟及岸下襲[illegible]兀朮事在建炎庚戌距元豐遷廟已五十年竟廟雖遷而故宇之在山中者未毀聯竊意當時基宇深邃非今日比時東坡詩蒜山幸有閑田地而徐知誥之會僚屬劉裕之破孫恩孔明之會公瑾皆在蒜山之上今淪入江滸止餘一峯耳

宋元祐間僧了元靜夜東望忽見焦山西北五色霞光上燭星漢亘夕方滅因即于方丈搆妙高臺潛對其地今址在山畔而爲層巒掩蔽焦山不可望而見矣詩序

楞伽室在妙高臺下蘇子瞻記云宋張安道為

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
梯梁得匣發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前身乃知
藏僧寫楞伽未終而化即續書殘軸筆跡宛然
如昔元豐末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
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
人猶爲希世之寶況于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
窮之福金山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若書
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元使侍者曉機走
錢塘求善工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乾道沖主

僧寶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云
禪師佛印法名了元饒州人住金山寺以蘇子瞻性喜
燒猪每製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去子瞻戲作
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
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子瞻過潤留
寺數日一日值佛印挂牌與弟子入室子瞻至
方丈見之印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
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印曰山僧有一轉語內
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願留所繫

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即解玉帶眞乃止印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思議未即答印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印取衲裙相報因賦二絕子瞻次韻答之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裴休嘗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又云此帶閱人如傳舍傳流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唐萬回法雲公虢州人姓張氏八九歲時其兄戍安西朝夕往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月色如畫遂共登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為起舞東坡集

元豐末子瞻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趙州

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會一禪床東坡稱善　與佛印東云離揚州日忙迫不復知公在郡也但畧見焦山耳行承示諭知世外人尚切切如此吾輩何足道耶妙高詩聊應命耳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今日過邵伯埭自此入塵土狹猾之鄉矣回望山水間揮塵妙談豈可復得　浮熙中僧蘊東刻于妙高臺

元豐中子瞻在金山寺夜覩江光初起燄燄若

漁火鬼烽旋明而大照耀江山閃映林木棲鳥皆驚賦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望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蘇軾守杭郭功甫過之誦其金山行至再三不輟既而問軾曰正此作幾分軾曰十分功甫驚喜以爲遜已也軾徐曰三分是詩七分來讀豈非十分耶

李龍眠畫子瞻照容弟子由贊之　佛了元像亦龍眠筆

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自題偈曰心似已灰之
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瓊
州
佛印遊京師天子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
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
齊袵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
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線蹊之
中矣佛印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
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

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歷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嘣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輕非重非厚非薄非色非空劫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鑠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蘇軾開而賛之曰與而寶之況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涀

淵惟獅與獅非二非兩取譬覩之蟻蛭龍象蟲
蘇子瞻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
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
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
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
參寥子曰然供者可也受者亦可也刻其言者
亦可也夫可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云鐵
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
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怒者也子誠知其

戲之皆可則喜雖存而根以刻與否刻無不可

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出以供之 東坡集

金山灘瀨下多龜鼉窟宅每泝洄順流唼喁泥

浮或近或遠出沒浪花間頗類馴擾可玩故蘇

瞻詩有扣闌見黿鼉揚首意自得之句 名勝錄

子瞻金山醎豉詩有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

廚法豉香之句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林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王禹玉云紫閣

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邦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鑑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蟠護仙居趙彥若云楊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 又楊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 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翔翠縷垂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

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贊陂合照乾坤
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楊子江中
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鶯捧秋天月長
照人間助至公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廻
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
逸鑑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東坡別集
白樂天爲杭州刺史徐凝自富春來張祜亦傍
舟而至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鬬
勝負在於一戰祜曰某題金山寺曰樹影中流

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之句亦未爲佳也　尤文簡詩話

自張祜吟詩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吟一詩時號絕唱然魴詩不及祜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寺何其低而小哉末句仍自驚衒卽天多剩得月一聯亦未爲至以其亦可用之落星也　梅聖俞山形無地接一聯絕妙尾句有味孫又有句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可以相埒然移之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湖心亦無不可　律髓

金山居大江中逈然孤秀詩意難盡故張孫詩爲第一羅隱亦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月記

王平甫金山會宿之作只第四句佳被乃兄介甫壓倒平甫自和有云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半空月上方清徹萬里潮來自沸騰又較親切方叢

陳元已謂楊公濟金山詩爲庄宅牙人語解量四至信然但介甫前四句亦類此其實宥是佳

句胡茗溪云平甫有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泠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而反自作此語何耶細味之公濟尤勝 復齋漫錄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鳥飛不盡暮天碧一聯大爲王介甫稱賞荊公北固西興句尤爲中的 三山詩話

王陽明年十一歲時其祖竹軒携往京師過金山寺翁與客酒酣擬賦詩未就陽明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

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王文成年譜

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之信謹者挈瓶操舟詣南零汲之陸潔罷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既傾至半又揚之曰此南零矣使蹶服曰自南零齎至岸舟盪半

擢其欹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李亦驚異甚

新水錄

李贊皇居廊廟日有奉使京口者托取中泠水其人醉而忘之泛舟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于江中歸京獻之李飲之歎訝非常日京口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罪隱

廣記

李約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畜二猿洛山公每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彈琴猿必嘯

和傾壺達夕醉而後已

呂祖謙曰久客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東坡別集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遇蔡君謨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郎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志林

歐陽文忠公宿采石渡夜聞相呼之聲舟尾忽應曰參政宿此不可去公疑之至五鼓岸上馳騾有聲舟尾又呼曰如何行者答云道場不遠

無所得而歸公愈異其事後遊金山以告寺僧

僧曰昔者施主於寺設齋方第二筵其妻乳臥

汐頃腥風滅燭衆駭其異公詢其日正宿桑石

之夜也夜話錄

宋栁開知潤州胡旦爲淮漕俱以文著旦作遺

春秋邀開於金山寺觀之頗以著作自矜開[illegible]

劍叱之曰生民以來未有若夫子即丘明公穀

止傳述而已爾何敢竊聖經之名令贈若劍[illegible]

戒狂悖語訖勇逐旦旦開步躡衣急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幾及舟人擁入猶砍其舟以快忿焉 王壺清話

晉元嘉中京口有黑氣暴起明年虜寇飲馬于

江

唐開元中潤州大風起自東北擁海濤及金山

沒瓜步貞元中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有黑氣

如隄由海門山橫亘江中與北固相峙又有白

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復光啓中

江水赤凡數日 唐志

唐光啓中金山寺西石磯上有異獸狀如牛無

角色黃而毛長可數十丈引首望城中久之復回顧廣陵寺僧觀者漸多乃躍入水波濤洶湧如衆車馬聲移刻乃止 稽神錄

宋天聖間近輔得龍卵于大河其形色如雞卵大若五斗囊獻之詔遣送寺是歲大水漂金山廬舍數十間後人于鐵狗廟下亦得一龍卵寄于寺龍壅水上門取卵不得 筆談

宋治平初星隕宜興許氏園光焰撟空藩籬焚盡熒然沉地其竅極深熱不可近後發地得一

圓石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乃遺寺藏之 筆談

寺有行者素佻侻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龍于其臂頭尾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嘗縣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爲之掀不安行病之他日渠于江江水爲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巳有

者行益以爲神時時潛没水中見黿鼉魚鼈歷
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
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
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爲搖危不
止室宇皆動僧怖以爲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
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爲同袍說其
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
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
爲理僧懼其爲巳累也辭行而縊之行既亾訖

無霊焉　烟霞小説

金山紀蹟二

金山一名氐父山亦名頭陀巖按頭陀巖記謂因李錡奏而易名然建中間揚州陳少遊以甲士臨江韓滉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建中時已名金山非自錡始梁天監四年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非始于建中矣

金山始建趙孟頫謂元帝時虞集謂明帝時祥符圖經謂始于唐裴頭陀開山而誤也宋祥符五年改山名曰龍游天禧五年復名山曰金而以龍遊名寺

政和四年改爲神霄玉淸萬壽宮時詔天下悉
立此宮而鎭江府以龍游寺改建徽宗御書爲
天下神霄第八郡守毛友汪藻皆有記又藻記
稱先唐時嘗以爲龍遊觀蓋一時逢迎之論非
實也南渡燬于火淳熙中僧蘊朿重修學士洪邁記
石排山盛夏有大蛇莫知其數盤結于木陰間
相傳上有郭璞墓按韻書排與簰通此山皆巉
石隱出水面若木簰然故名宋元祐間總管段
廷珪言揚子江古號天塹舟到金山急流處謂

之擴箪泰定間臺臣檄云金山盤渦旋激號爲

大箪險之甚者似又不專指是山矣 源志

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

遇同游金山寺自中流隱去有遺跡留郡中玄

宗省而異之 太平廣記

東坡游盤陀石云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

隨濤波

子瞻與寶覺上人柬云去歲赴官迫于程限不

能住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

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
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别來因循未及奉書專
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論
仍審比來法體佳勝某比粗遣但未有會見之
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
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聊以當一笑人
還草草

子瞻與佛印柬云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
仰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即造見還日

如約匆匆布謝不悉文忠公集

金山了元嘗以衲裙贈坡而坡酬以玉帶僧寶傳出洪覺範之手洪與坡同時所載不過如此而世傳因借師四大爲坐下轉語不得而輸帶者妄也郡志

東坡佛印二像元時猶在玉都中爲之裝今已不存矣

梁天監中祐律師主金山寺嘗奉詔宣水陸儀文

宋咸平中僧幼聰獻金山圖于眞宗因詔遣內
侍藍繼宗賜大藏經一部
元虞集萬佛閣記云一念慮之善一佛之全體
也一號令之善一佛之大用也譬如膽日于天
人各見日如日視巳不知所見共一日也觀月
于水人各見月如月視巳不知所見同一月也
散之諸有名之爲萬歸之如無其實一佛也一
佛萬佛也
曾子固記水陸堂云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

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其月擇山之陽亢
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
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
別峰禪師洪武初奉
勑住山嘗赴京賀
萬壽聖節寓雞鳴寺
高廟親臨幸賜詩曰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
日往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晚歲修持操愈堅
遊發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

三千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正德丙寅寺僧夢一衲告曰山有洞久塞吾正處其中僧簎覓至一處榛莾薈翳頗似有迹因鑿之果得一洞石壁有刻字曰日照巖其下有鉢而遺骼在焉乃水甃之構小樓其上東眺焦山海門無際萬頃一碧金山極險處也

吞海亭在巔東瞰海門天水蒼茫陸游入蜀記云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

萬曆癸巳　勑賜大藏經一部僧空滿建閣奉

之翰林簡討王肯堂記云空滿從北方來結廬

危巘下髮不薙足不履始甃石爲經閣十年閒

甃成精舍寺舊藏經殘缺滿乃與徒如然至京

師時天下乞藏者蝟集所司厭之不以聞然猶

內降香藥紫方袍賜滿以歸而如然獨留誓不

得藏不已淪落長安中者五年刑部郎中吳鴻

謙嘗守鎭江屬肯堂爲題疏令資檀信具楮幣

摹印不必仰煩

官掖可得二百金于全藏廠尚缺四之三會內
侍周珣因內奏事牌子趙媛以聞
聖母大嗟賞取二百金付內侍張本益以金繒
不月而就時緣海有譬他藏悉尼不發而獨此
附便差舟歸
彭祿留雲亭記云景泰甲戌郡守白公命往持
弘霆寧媛作亭于頂或曰晦冥之朝風雨之夕
雲氣往往停留其上故名
彭兵憲國光吞海亭記曰金山據海上游而茲

亭據山絕頂當夫日月踴出如金龙躍㕣閃爍
激射沉影浮光變態無極若乃陰霾霧雨天水
蒼茫上下玄同如鴻濛一氣混沌未分時或長
風驟來驚濤黏天怒波拍空山根撼而欲浮地
勢振而若飛恍如神鼇揚鬐島嶼騰躍憑欄俯
視目眩心顫海之大觀于斯為極舊有亭曰吞
海嗣山曹公始復之
鄭悓察慓尉游金山記云下元秘府既上應乎
天垣中泠名泉乃潛通乎地道然而深朝勝會

虛傳水陸之場晉代靈丘已成廢谷之變惟見
殘碑斷碣清江白雲而已
華雲金山重濬龍池記云龍池一名龍洞水通
大江與潮上下或云日照巖西北其處也正統
丙寅周文襄公徙順濟龍王殿于天王殿龍江
流盤渦人稱龍門鑿池其後命曰龍池既而水
涸有年嘉靖壬寅邑侯李隆仲屬僧圓濟濬之
元薩天錫寄卽休師詩老禪住處水雲重按天
錫詩集休乃鶴林僧也豈嘗移錫於金山歟又

甘露常欽爲金山卽休了師掌記室
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
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嘖大封來無處
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
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搋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
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
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
鳴且道甚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
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

鑪豈鑄囊中錐

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寶印俗傳前有佛印别峯印及寶印號金山三印

洪武中僧來復見心以詩名

僧凱衛清能詩嘗裒刻金山古今詩文募修佛

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恁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處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

具眼的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剥

克勤佛果禪師嘗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爲喆黄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爲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辭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

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痾
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郎參堂便入侍者寮方
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
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
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豔詩提
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
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麽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

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
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
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秪許佳人獨
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
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
建炎初住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號圜悟次
師時堂中僧一十八人皆大徹因名大徹堂
逵觀禪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俯問
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提奪以

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

日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

青山直得輾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

草侵天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刁景純

學士曰明旦當行景純開書大驚復書訣別簡

讀景純書良久乃化

巍然瑰沼數株松北岩律舊志題云文宗而[illegible]

于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余謂爲元文宗作蓋天監中武帝雖幸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于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居建康虞邵菴萬壽閣記今上潛邸之日親登是閣則爲其作無疑 詩話

李伯時爲元寫照元日必爲我作笑狀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聽客語有會心者軒渠一笑而作其爲人服義疾惡臨事無凝滯嘗舉宣長老執甘露宣後續元元每向可宣曰道演法未有宗旨

乞改正宣竟以事遭逐楊次公曰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元不𨚗也郁志

金山記蹟三

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排山北謂之北𪊨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𪊨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别疑似三泠之說也筆碎錄

徐文貞與鄭文峰戶部東云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聯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予二人

幾隨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飲佛殿觀人
皮鼓鼓荅以沂東所戮海冦王艮皮鞔之其聲
比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華厚理或然也
酒半沂東召二人摶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
麗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冦乎以言激沂
東沂東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
囊不爲國家出死力哉乎二人歎重久之晡時
鄉别駕水東同以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
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

有下窺三楚平挹兩都之句薄暮風雨大作留宿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盍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内觀遊之奇勝畧備惜公不同之也

見聞錄

隆慶巳巳余被召北入滞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牐下會天氣乍晦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罣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閩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

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鵲陸平泉清暑筆談

吳太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床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趨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柬相徵具止是邪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人即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醉而還賢奕編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衆鈴獨自語明

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illegible]
日風用坡語也夼下偶談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荊公過
金山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味問知功
甫所爲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
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
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公乃命丞
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郎
遣人以益酒鍾并圖遺之墨客揮犀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丘公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豈偶然云遂昌雜錄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借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測疑爲鬼神詰得其

詳以手加額囷指適所歷處皆龍竈穴曰官既
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淸波雜志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
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
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
軒詩點筆立成其畧曰吟詩作賦北窓裏萬言
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爲一張紙想見其高
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
在也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再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荅者曰有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携至五皷岸上朧朧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鋭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叅知政事除蔡州潢

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衰壯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于宜州較宋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冷齋夜話

王部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

棒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避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其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月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嘗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

詔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勑令知縣斷此王詔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矮矬其吏宣判將王詔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詔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詔亦殷肥矬矮外無有

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事見子由詩錄樂善錄）

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鼇背上行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金鼇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内相豈亦詩之讖耶（青箱雜記）

揚子江心水號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難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于水陸堂中穿[illegible]

以給遊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州鎮淮嘗取二水較之味之並列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冷別湧二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鶻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 游宦紀聞

吳人鄭東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偶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

坐與人譚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旣不得壽得如此心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投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放懐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月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敘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圃而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　夢溪筆談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去江神見怪

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盜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來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東坡別集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官雷擊一柱到底縫直如線　戒菴老人漫筆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

人稱爲邵半江

邵半江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岳色江聲共此身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于李西涯西涯紿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西涯乃默記竊爲巳有先題吳公畫上後邵公見之撫掌大笑堯山堂外紀

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郭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

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
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
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卽言璞曰向
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導
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
謂是小奚戲馬簡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
曰吾昨夜夢見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
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
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

詠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
蠅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
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
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
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士人見
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
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
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
傲洞林云晉書有傳出神仙傳按此可證金山璞墓之妄

李妙惠揚州士人盧氏妻盧久遊太學人誤傳其死時値饑荒父母欲奪其志李誓死不改嫁後流落過金山題詩壁上以見志後盧及第歸見之知爲惠作令人物色竟得之夫婦遂和焉其詩曰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魚雁兩茫茫揩不作横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晚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漫寫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 皇明詩統

寶曆二年崔從鎭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鎭申浙

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於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從見皁紙數幘將軍司馬皂甫騤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讌陳于廣場百戲俱陳俄暴風雨庭前戲者幷馬數百匹繫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君其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獨異志

佛祖統記云梁天監二年帝夢神僧告曰六道

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
以問諸沙門無知者唯志公勸帝廣尋經論必
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經置重雲殿帝積日披
覽創製儀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
親捧儀文跪於佛前悉停燈燭而發誓言若此
儀文理協聖凡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
燈燭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
天雨寶花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命
諸沙門依式修設水陸大齋三晝夜普濟羣靈

帝親臨法席詔沙門僧佑律師宣文大彰感應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英禪師夢一人告曰聞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大覺寺僧義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修設師詣大覺果得其文遂于金山修齋已畢復夢數十人前致謝曰今蒙法力皆得解脫 水陸緣起

攻和間嘗以金山龍遊寺攺建神霄宮汪彥章記云父老相傳先唐時嘗以為龍遊觀已而為浮屠氏所有者幾二百年故金華楊氏洞天論

日中國洞天不載于名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

歌者袁綯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叢談

壬午歲廣陵瓜洲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惡或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任有謂長官爲誰云揚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

山無故而沒 稽神録

自姑蘇至毘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謁水府祠渡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出沒蜃樓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紛紛紜紜不可名狀 西征記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睫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父師多專殺也 宋曾慥高齋漫録

閔壽卿爲方外游壹息玉華山脊築方丈室［illegible］
金粟如來余季孟以一匾署其菴以黙存署其
閣壽卿請偈余作偈 太函集
宋高宗建炎四年四月兀朮由廣德破臨安韓
世忠自秀州移師鎮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
山寺以邀虜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
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
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
百卒伏江岸遣人于舟望之戒之日聞江中鼓

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
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
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馳而脫詰二
人者云郎兀朮也旣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
獲兀朮之壻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
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
以名馬又不從時撻辣在濰州乃遣孛董太一
趨淮東以爲兀朮聲援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
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邀

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練甲極力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僉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虜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朮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兀朮語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先是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

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
虜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
于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
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
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既
爲世忠所困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于
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
在世忠之上流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
成次早舟出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

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蓬海舟往來如飛兀朮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蒻蓬火烘日曬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餘

軍至瓜步棄舟而奔還鎮江兀术乃得絕江而遯

紹興四年十月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南侵世忠自承州移軍鎮江既而往濟師大敗金人于大儀十一月樞密張浚來視師長驅臨江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世忠遣使請兀术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遂宵遯

紹興三十一年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

權立行府九月金主亮入冦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錡病求解兵柄詔錡專防江上錡遂還鎮江十月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甲申至京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

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已而亮

死

宋嘉祐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頴禪師遷化生
錢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
于書無所不覩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
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頴識之游相樂也初
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
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頴罔然棄去至石門謁聰

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太陽不遒不是但戶門窄漏戶說未盡老僧則不與歷頌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壍子又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蘂下睡猫兒頴愈疑駭因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頴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頴不能對聰因植杖于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倣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

來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
忘心乃可也頴于是黙契其旨良久曰如不頭
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旣曰契理何謂非
悟聰曰女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頴曰是藥語
聰呵曰女乃以病爲藥又可哉語曰事如函得
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兹實
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
意旨知識淅淅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
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頴恍如夢覺曰如何

受用聰目語不離棄日安能出斜疑嘆日纔
涉唇物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
豪師寓止附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云
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日
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日諸佛向無中說有眼
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無手攎水月堪笑眼前
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
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日心如
何了答日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須曰且請太尉歸宅須東遊初住舒州香
爐峯稜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
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别
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
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柰何復書訣别而已中
夜候吏報揚州馳書郤將及岸須欣然遣擊鼓
陞座叙出世本末謝習贊蒙林者勤修勿怠曰
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
雜步丈方丈須跏趺揮令各遠去良久乃化幽

雲居佛印了禪師字覺老師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儕輩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

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
少而德壯雖耈耇耄耄不可折也于是爲開堂之
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
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
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搢紳之賢者多與之游
東坡謫黄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
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
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
得書遲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日

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太
千都是一禪床披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
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
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稗販我去今室中
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卽書之
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
郎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之謂請益故
元以自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
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

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餞如
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
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
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
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
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
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
爲知大體李公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
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

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
漫向風前齅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
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
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故令畫笑狀
通載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
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
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奥以
爲不足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眞

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叅尤善洞下
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頌之謂慶
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侍豪辨
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
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
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叅俱無驗獨老演不吾
欺會病間即日東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爲侍
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
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

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眞喪目前機也演
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
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
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時佛
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
由是演門二懃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
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
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
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

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
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于
荆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辯婉雅玄
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
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又曰有甚交涉無盡意
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
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
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
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鍼劄

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毋懼禪
道寖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
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
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
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年有旨發
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何如是實際理地曰
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
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
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

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
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
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
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麽生師曰威震寰區未
爲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
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
金剛圈曰潙山摵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
同道者知音不舉來當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
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

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未隱瞞只如和座子撥
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與作什麼到
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
虛塵淨躶躶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無影杖子
能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
閑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去
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
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
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輥底流宣

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
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顯頭世
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
荊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
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
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眞俗
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圜悟禪師
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賻其行至雲居之明年
復歸守蜀王太師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寂

月五日示寂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諡眞覺禪師塔曰寂照 通載

漢書虞施如月見于東南火時而又震一聲流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建近皆大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柸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

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夢溪筆談

韓滉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造樓船戰艦三千柁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之會　府志

五代至京口增修官兵民船守險備具淳祐六

年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吕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廵江上增創水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府志

宋天聖中近輔獻龍卵至今匱藏金山寺屢見之形頹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正德府志

盧進士妻妙惠者姓李氏揚州女也盧未第時

隱讀西山寺中絕音耗成化間有同名者死凉
中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憐惠貧寡欲奪其
志不可必强之于是江西鹽商謝啓聘之惠自
縊者再爲防守者密得不死旣受聘强之歸謝
至則操節求死啓不能犯置母旁安䏶之母亦
揚州恵恃其爪葛懇請爲尼母佯許之意其久
可成禮時啓舟先發歸母偕惠後舟過金山寺
下因禮醮惠題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云云詩見
前後畧曰盧川妻李氏隨盧後登第承命往江

西促　憲廟實錄至家則虛室矣頃遊金山見
其詩徑抵豫章得徐方伯差臺隸歌其詩于各
鹽船下遂知其在謝接致公館歡會如初謝商
亟嘆曰貞婦也乃置之　女範
海陵人王綸女爲神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
形制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
瑞葉落人間（[illegible]天上有瑞 大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
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腳石
蟠虬常謂綸爲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賦

曰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而居數歲神舍女去憒然無知嫁為廣陵李氏妻 劉貢父詩話

韓熙載任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磨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 云云 劉攽詩話 江南野史亦載前事與此亦異 許彥周詩話

玉帶以莫賡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玉

即時從太上皇視師于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挽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宋両那叟詩話

慈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曰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矣亢爲上相瘰癧生頭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節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吞

·金山記蹟

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
一日見蔣郎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
卿在前頡叔在後蔣郎大喜 可談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
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
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
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
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
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以未嘗

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晩歲尤篤志焉潤適
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毎加切諫若山
倶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龍
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
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
若山博採方訣歌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
皆棲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削老
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
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

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閒何以爲贍況帑
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
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
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
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
是日亦把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
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
鐺釜鐵䤬輩數事于藥室間使僕布席壘鑪曰
鼎鐺之屬爲三聚爇炭㷔之烘烘然如窯不可迫

視叟于腰間解小瓠出丹丸各授其一兩闢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尚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化可命棹遊江爲法世之計翌日相待于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閣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宋

澱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眞脫屣可以

式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遭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攜心玄關偶

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玉之昔言白日可延壽眞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謝塵膺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聽帝關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撫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賫詔于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魚市中見若山鬻魚于肆混同常人覛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廻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捨市鐵二挺明

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嘗習業于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于遠方迫暮方還忽暴雨至避于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于石上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卽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

維舟于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虛耶乃携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晝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建秉旄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 仙傳拾遺

米芾臨金山賦其或浮玉掩霧磊排蒸湖蓬瀛

玉焦山之名又不知何據或名互父山元和郡
縣圖志互父山在縣西北一里晉破符堅獲互
賊置此山下因名土俗謂之金山舊志如此然
文義不明恐有缺誤新志復改作獲符又因此
誤未釋遂附會之耳或名伏牛山南徐州記蒜
山北江中有伏牛山唐志潤州貢伏牛山銅鑪
今金山正在蒜山北江中 舊府志
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何時或云始晉建武[illegible]
符潤經寺起于唐之裴頭陀葊孫覬止梁袁[illegible]

曰故剎踵梁陳之舊輿圖經異梁天監四年武
帝臨寺設水陸會見梁高僧傳宋熙寧中有進
士楊諤作水陸因緣記引此事碑今存
咸平初澤心寺僧幼聰獻山圖詔遣內侍監繕
宗賜大藏經祥符五年詔改山名曰龍游天禧
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飾佛像給錢三百萬
市木修寺寺僧求表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
游　原志
政和四年十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

壽宮鎮江府以金山龍游寺改建漕臣詹度總
視工事嶽宗親書殿閣寺十名賜之爲天下神
霄第一郡守毛友爲記又汪藻記云父老相傳
先唐時嘗以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屠氏所有者
幾二百年原志

新安詹濂書金剛四十二章經勒石金焦兩山有爲作記者云汝酒人也吾且與汝登金焦盼大江呼高漸朱亥優施之輩相與左陵陽而右姬姜前列方圓後陳絲竹淋漓浮大白擊列唾壺説劍慷慨瞋目而語人間不平事令白虹貫天山鬼晝嘯天吳紫鳳之屬低徊不去此不亦樂而亾死而何云佛事未解所以

金山之勝超乎物者所以遺乎人古詩人每出奇句與山爭勝惟張祜慈作差足快意孫魴鶩

濤濺佛云者已不免徐凝之誚于談者之口若王介甫此固西興之句亦未必壓倒孫張吳楚乾坤扶桑弱水安得此老大手筆哉正德巳巳石淙楊一淸

吳人祝允明京兆書法爲　本朝第一至所書唐張祜金山詩尤得意者余友元美太僕雙鈎一幅寄余余甚珍之因付鎮江守林君刻石山中亦玆山佳翰也萬曆二年蜀人張佳胤[illegible]跋知府林應雷立石

黃山谷星宮遊空何時落亭律落星開士深結

屋二律皆詠落星寺王守溪慙娓山僧問長公一律乃吳縣金山寺舊入集中今俱删之

江自岷山而下歷夔湘會彭蠡演迤數千里至于瓜潤金山在潤之江心起長山西北為五州山至于下鼻名沭潛入江中突為金山高一百九十尺廣六百二十步東望大海西控百川南據吳越北通淮揚誠天下之偉觀東南一大奇勝也山狀若龍游出水曰龍游又若伏牛曰伏牛山之巔曰妙高峯宋周必大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寺登妙高峯

望焦山海門皆歷歷可覩丞相張商英題善財參德雲比丘詩曰德雲常在妙高峯行遍峯頭不定蹤七日既云無覓處一朝胡故却相逢發心佳處師緣合昔見門中佛瑩容回首夕陽坡下望白雲青嶂萬千重成化中平江侯陳鋭東書妙高峯三大字勒石亦曰金鼇峯宋學士蘇軾題峯下而東臨江突出中有巖曰日照更曰朝陽洞可二丈許郡守滕謐又書朝陽關三大字揭之洞前少東二石曰盤陀東坡有詩郡守滕謐書盤陀石三大字勒之在水曰善財又曰鷁石昔善財在上參德雲比丘故名道遐詩曰塊不崩孤立水濱天然棋狀不同樹妙高臺畔有時見疑是善財參德雲山東有岩曰妙空谽谺谿縱廣數丈許宣德中都綱聰敏擴作屋四壁駙馬都尉沐昂書扁

尚書周秘爲記山非有巖幽深不測曰頭陀巖又曰蟠洞唐裴頭陀得金處故名昔有蟒蛇盤據其處頭陀驅去之張商英詩曰白蟒化龍歸海去巖中留得老頭陀遂成定于此由北而西爲中泠泉又曰龍井山西水中石出隱然若簰曰石簰山又曰筆架山即郭璞墓山西少南有池曰龍池又曰龍洞深廣十餘丈禱雨取水輒應在龍王廟之側

咸亨二年長安西京法海寺英禪師獨坐丈室有一異人來謁自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

幽明自梁武沒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日于山北寺修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尋義濟果獲儀文即以所期日于山北寺依儀修建次日聽暮向日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之臣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于金山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停

息苦惱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離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顧禪師草江等與稽古畧同

元豐中五色霞光夜起達旦始滅佛印主浮玉宵夜靜肇函雲亭東望忽見焦山之西北五色霞光上燭星漢旦夕方滅印因搆妙高臺據對其地

宋進士虞中王日休一日附舟至鎮江閘缺冰不能行乃于金山借四經即阿彌陀經也欲較勘刊板廣傳舉筆之時右手有瘋疾其指自搐

金山記蹟

寫字非便弖乃舉指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數聲禱告乞除風疾以成寫此經禱于空指遂不掉以至終帙無恙以此見佛與菩薩只在目前但人信心不至耳龍舒淨土文

金山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大曆八年釋靈坦往居之毒遂滅

宋別峯入定夢見龍王語見師既諾出定語其徒咸莫信乃探袖中龍鬚巾織示之遂將輪藏移于江南鶴林寺鑿中冷于寺左大鍾亦不鳴

故建三禁堂

金山都綱弘霆戒獵孤高成化三年二月十三日涅槃托生南京柳千戶家四歲方言忽曰我是金山寺霆僧官其父異其事令家人至金山詢問使曰其生時正是霆公入滅之期及長送能仁寺出家

成化中僧雪堂于金山繙閱大藏經本郡熊守爲饋齋糧一日疾終熊守獨坐衙内恍惚見雪堂徑入私室頃之報曰室人產一男命吏往金

山探看雪堂是日時其僧入滅矣

弘治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夜僧安議時聽江上龍舟競渡聲起視惟見空中火色熒煌船自西下繞寺而去明旦其僧北渡遂遇覆舟之溺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大風潮起自東北漲揚洪蕩近古未有屋船漂沒死者十萬計

嘉靖六年七月初一日夜至三更忽聞霹靂聲房屋皆震動天明巳見靈觀閣鉄金柱樓板上拼破裹半面樓板下拼破外半面觀者皆異

其事而莫測其理

元長溪應深至太間教住持金山賜金襴千佛
袈裟建萬壽閣賜內府寶鈔飾萬佛像歸賜羅
漢莊沙汰之田命學士虞集爲記

長住號別峯洪武初勑主金山又勑住寧波育
王寺嘗赴京慶　萬壽聖節寓雞鳴寺高廟親
幸　賜玉音云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
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曉歲修持操愈堅蓮發
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

界何必藏身非斗邊
瀾文海悟别峯之旨周文襄雅重之嘗贈以文
爲建毘盧千佛二閣奏免寺役
凱南清聰敏機俱能詩文永樂中應詔同赴纂
修秘書
霍甘霖任都綱巡撫侍郎周公忱命主金山重
建大雄諸殿奏請藏經尚書沈固爲留玉帶
全體菴能詩重建吞海中泠亭學士黃淮書
扁保定侯梁珤爲留玉帶

溥無際住持金山性慧博記大夫士至必日金
山主人嘗建毘盧閣祖師殿及修陂塘垻閘以
利寺業賦役之免多其力
賢大愚誓敏善幹嘗建殿閣亭臺石磴陂塘告
除珊江屯軍占業力免公役
宋都尉李端愿問達觀穎禪師云人死識歸何
處師曰未知生焉知死都尉曰生則巳知師曰
生從何來都尉擬議久之師曰只在這裏思量
甚麼都尉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師示曰百年一

夢今朝方省學士刁約問達觀曰佛教於世間何用師曰日用少不得約曰作麼用師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約曰干佛甚麼事師曰若不干佛事將何爲見聞約曰自有眼耳在師曰雖盡一切人物皆有眼耳只爲無佛耳目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爲有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見聞盡是邪解

觀察使李端懿問達觀禪師曰西方淨土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坐却雕梁畫棟是懿曰西方淨

也是好假不好與佛此是妄耶師曰佛不妄戲是觀察妄懿曰如何得妄師曰若不妄何求西方淨土大凡淨土者是清淨之性西方是日落之處令人作歸投處即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池李致謝而退

清欲了庵禪師示金山安藏主云好峯孤頂何人到往往多從外邊討直饒一念解知非早巳全身墜荒草不如放下心意識坐看青天走紅日揭翻華藏廿三重逆順自然無得失輕提重

撥低復高殺活豈在撒吹毛推出秦時轆轢鑽
平地滾滾飛雲濤
了菴送金山崇書記云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截
斷衆流發揮宗旨妙高臺上雨初晴天江淼淼
烟冥冥三関峻極不犯令佛手未展驢脚呈百
匝千重俱裂破鎮海明珠生咳唾蓮山月白風
露清一曲胡笳少人和
李麟伯時爲印寫像印日必爲我作笑狀自爲
賛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

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詡向風齋

與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後果一笑而滅

僧問瑞新禪師如何是佛曰面黃不貼金云意

旨如何師曰八風吹不動

僧問普寧禪師如何是佛師云眉如初月眼似

流星云如何是法師云森列交羅星分大野云

如何是僧師云古貌稜層丈夫意氣

紹興中岳飛途中得夢問金山道月曰夜夢見

爾大抱頭而言未審凶吉月日二太著一言乃是箇獄字必要謹慎飛謝登舟月又囑云風波亭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歹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日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滚滚風波須仔細勞心把舵要堅牢飛至錢塘果被秦檜陷于風波亭下後檜知月囑語差何立提月正遇說法立候聽巳月乃重整衣香問訊大衆上座合掌作偈日吾年四十九是非終日有不爲自巳身只爲多開[illegible]

何立自南來我向西邊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人手竟入滅矣

僧問法慧禪師云六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鴆鳥入水人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僧問佛印如何是佛印曰木頭雕不就云如何是虛妄印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云如何是城裏佛印曰倚門傍戶如何是村裏佛印曰食麻食麥云何是山裏佛印曰倚草附木

僧問達觀潁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

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邾來底人師
日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
至正中僧德煥刻石牌山詩曰碧潭深皎絜教
我如何說性理本來明萬丈中秋月
景泰中僧寧談刻石牌山詩曰卓錫金鼇上禪
餘步小岑碧潭深似海水冷有龍吟
蘇子瞻與蔣之奇同登嘉祐進士約卜居陽羨
後以言事謫黃移汝上章願得居常制可以潤
常隣封也乃往來于潤寓居金山寺李伯時寫

公之像留金山其弟子由贊之洪武初燬于火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印戲命妓同卧印醒

書壁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

語翰林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絃

佛印偕魯直詣東坡家印云吾今做得桃花醋

甚美取而共嘗之皆皺眉故世謂之三酸云宋

皇祐四年泰州海陵縣將仕郎守本州司馬姜

仁惠於金山寺建藏殿收贖大藏經函匱功德

周圓後遺于江南鶴林寺至今存焉嘉靖金志

魏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楊子江大風作于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妻孥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湍秋東還復就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然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饑餒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即刺手撈湯餅

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數尸水入水底爲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每夜輒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惟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熒煌花幡羅列及詣齋壇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

料君在此盤旋遶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故遐邇會罷燭滅强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爲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廣豔

異編

東坡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

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
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仰之即微服求
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稱天下長老底
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尊
禮之後過金山有寫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公案黃州惠
州瓊州 五燈會元
唐人題金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
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江景趣也金山寺留

題亦多唯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及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 事文類聚

留雲亭在潤州金山之絕頂平樂府仙宫嶺有翔風亭宋鄒浩建以爲避暑之所 山堂肆考

蘇東坡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牀下土見一太瓮白銀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後數年舉進士令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留後爲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則與所得俸祿相洞也 山堂肆考

鎭江張皮工之子年十六偶一夕見一美人來言吾上界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乃留宿其父母但見兒子偃仆于地而已良久始避父母郎知其故雖切憂之亦未及祛禳也凡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爲美人携至金山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非吾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而婦人不肯去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言訖忽登一大山問

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在杭城吳山上出一劍授之曰予汝歸俟婦至即斫之兒受劍拜謝二道人倏不見遂買舟賫劍而歸父母望之已數日矣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至夜美人復來方就枕父即仗劍奮斫其腰頓成二截乃日用苕帚也明旦二道人款門求見父即迎之子曰即授劍士也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吾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少頃已在杭城問汝肯爲吾藥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家

毋不可曰汝無緣遂遣之歸　虞飽興編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盖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况使新羅詩陰火瞑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身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烟散布如人

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劉須溪批云龍也非是坡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仙之句與此可互證 楊升菴文集

潤州金山寺張祜留題雖名賢經過縮手袖緘不敢落筆葢玆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見其寺與山出于水中之意也祜詩久為絕唱云寺影中流見鐘聲两岸聞羅隱有題金山之句詩云老僧糸罷關門後不管波濤四面生孫魴有詩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湔

亞人之詩也 青瑣高議

燕華君題金山寺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龍 青瑣高議

楊升菴云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當爲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不張打油諸料矣 文集

楊升菴云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皆有 文集

客有問此山何以名金僧言昔裴頭陀開山得

金故名客笑曰若然則銀山是得銀錫山是得錫耶殊不曉出自佛書大地外有香水海以紫之海水播溢無常天帝設四大金山浮游于海以鎮定之以此山似之故名之客又問何為浮玉此出仙經上仙居浮玉山朝上帝則山自浮去因金焦俱在水上似之故云 鈞叟紀問

金山江中有毒龍變现百出船容由眞州渡必欲渡此江須大祭乃得否則必覆往有神僧呼龍曰汝能見身乎龍即見一頭如山僧曰汝能

大却不能小能入吾鉢中乎龍即入鉢中僧曰
汝能出乎龍百伎莫能出僧因與之說法開其
毒惡龍請降以聽法今封順濟龍王是也春秋
祀之

金山從北崖下一穴能容人出入中空洞而上
數丈石狀如索一洞大方二丈四面風生不可
久留

中冷泉中梯可下須冬涸時乃可大可數丈高
可二三尺以手捫銀杏樹根直立但不知下至

何處

金山有一巨蛇色黑往年人常見其身大如斗夜橫于山巔不知者以為木石或踐之尾動而去必不傷人皆謂是修行蛇也近不見想為龍矣

金山有一片水銀大于席月下或將曙時飛集僧屋忽不見偶一夕中夜月初上時有山人孔承寵見所積柴蘆上二三席如銀近視之即颼然飛去驚問山僧始知之

金山塔時放舍利光遊客與僧頻見之

金山所居僧及借寓之客與行者過江必無傾覆之患即偶遭之亦無傷生者䕶神龍常默爲訶護

金山中冷泉水比他泉水每甌重數錢腹瀉者寒飲一甌頓止煮茶無宿垢

金山水陸法事爲古今第一道場每中元例作水陸普度天下一切横亡之鬼其夜施食撒去粟飯不減數石明早顆粒無存時有僧明桐戒

行特虔善爲焰口施食風清月白之夜四江聞其哭號之音咸怪之近或無此僧亦無此鬧矣

金山江天閣靈光神祈夢者多奇中傍有一催官神凡有遺失人輒禱之能復見以故人常與之掛袍神色如生者

禪堂向有主僧古燈有厨下一童不知何來年可二十歲見人惟笑不復言孔承寵嘗捞其臂至隱處叩之彼惟大笑知其爲異人也與之言世外事及道中情槪其意彼始頷首振臂而去

每飯熟鳴板集僧彼輒至齋堂歌舞不知所歌何言堂主叱之則大笑而臥于竈下夜不就床惺惺獨坐承寵時以果餌貽之彼不食納諸袖懐中或置諸石上對之歌舞强之畧食少許以餘呼鳥雀鳥雀爭至食之盡彼乃撫掌大噱不踰月沐浴坐化

三官堂舊有僧定福居之即今成果師也其僧誠慤不苟山中僧見其不事將迎惟茹素禮佛輒以駘子呼之駘即痴之別名也先有明桐作

都綱時不容挾妓登山戒行尤嚴今其孫定堅號二如者深明佛典頗能詩更脫畧於世緣子然物外

三官堂定禍存目一童名薛法雙目至午後則昏蒙無光因此至山中與僧執爨擔水求食而已定禍使之禮觀音其童每至五更詣香案前稱觀音號禮至天明則服爨水之役如此經年寒暑不輟而雙目頓明初不識一字後復學誦諸品經一日對人曰即此山中有何功德我將

去後聞在淮西江嘴渡人不受渡直雖窮與雨
雪無論晝夜呼之輒至了無難色越數年來猶
以事至淮到一菴甚幽潔主僧出見乃薛法也
而言論超越戒行異常其地衆甯乃與之剏建
衣食卧具皆無改于當時惟供佛至虔不事干
求人益重之乃知學佛止是苦行不求財色名
食睡五者則道自光大
江天閣一老僧號無碍原南京寺僧居金山有
年茹葷酒醉歌自怡居閣司去山晨昏鐘鼓寒

暑不輟雖大醉誦金剛經不止年過七十餘歲
常携酒登留雲亭飲客失足墮崖下人謂必死
即不死肢體無全者使人下視之宛坐一石見
人至輟大笑問其所傷老僧曰幸無傷即此一
壺酒還是滿的衆笑以爲奇常渡江落水止淹
半身移時舟往拯之老僧體服不善水無乃誦
金剛經得護持也一陳令尹微時寄食于老僧
後中甲科授丹徒令登山問無礙在否衆答適
渡江矣頃歸見陳尊號衆陳急扶起起問與還

識我否我卽某也老僧卽大笑以手搭其肩曰如此發達陳佯作色曰我今主此縣汝我治耶何可狎乎遂與同飲言舊時去語之曰汝可來縣中當與汝飲老僧曰我僧也世外人但可乞食郊野豈宜入城見縣令公如不遺舊能分我食餘足矣陳笑而許之終陳之任未嘗入城說

金山多有異人至無能辨之孔承寵初住藏殿書補殘經一僧至問曰汝書經也費自何出孫曰自辦僧曰亦賢矣袖出冊砂數兩曰此叢成

熟砂三分可開一兩語畢即去追還不及時有一僧楚山者素好此術偶見問之求少許試爲之孔平日極惡此術貿砂於佛座令彼自取去彼出望外喜莫自持每對山僧點化自售其能有大理卿聞其名聘去欲得其訣惡其秘不即授閉之一室遂餓而死甚可笑也向使孔好之又不知將至何禍非義之利果可爲乎

孔承寵任藏殺一日將午作湯餅六大鉢欲延犒客適有頭陀自稱廬山王雲松向孔言饑甚

指鉢中麪可食之彼即據鉢而食畧不少讓務項俱罄夜臥殿石上時隆冬一單衣無寒色孔以草藉之不許達曉熟睡鼻聲如雷孔怪之彼引孔手拭石熱如火居廿有三日未嘗見水火每至午方食日止一飡每飡輒盡三四升喜面壁坐一夜初漏問孔曰汝曾遇異人乎孔曰無開授養生方而去孔年今九十有六矣

江有一老黿夜窟甘露港日窟金山岸下以就飡時有一僧與黿狎客欲見之僧輒擊魚呼之

即起其身四裙水蛭聚吮僧曰吾爲汝去炮之用鐵鉗拔出百條黿怏對僧開口作聲如笑目光如電投之肉其大如斗信口啖之或投之饅頭若餡有葱椒即吐之後僧不知何去他人呼則不起雖終日擊魚若罔聞者人謂僧去黿亦去一日被大砲誤中其背死于北固港中今江黿未絕無與人狎者

留雲亭外數武其地頗凹燃燭于上雖大風其光不搖甚奧家指爲天泉穴

鷃哥石崖下有一穴可入上行數丈許有石室
大方丈中有石床乃知金山上下皆石故能久
在江心龍門下水深二百丈日爲江濤衝激壁
立不搖雖與郭嶅相向實不相連勢亦峻絕也
郭嶅至冬水涸石出五老峯傍一石名龍眼石
船至此爲旋濤觸石罔有不敗者山僧某化遊
客舍大木植龍眼石上舟見木柱避之庶免
害但此木必是楠楩良材大且堅不爲浪折其
損貴不久輒盜去使得石柱立之乃能久遠

裴公洞是山絕高處每至重霧及昏夜舟行迷誤遭山石即覆孔承寵勸衆鑄大鐵板懸絕處復建一亭名省霧亭昏旦霧合令洞僧擊鐵板舟人聞之遠去鐵板上鑄承寵名以上俱釣叟紀聞

金山十九觀

韓蘄王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戒不得用船悉給浮環遂浮以渡登岈寺僧疑爲鬼神指所歷處皆黿鼉穴也

歌者袁綯妙高臺歌坡詩罷坡爲起舞曰此便是神仙矣

胡旦作漢春秋邀柳開金山寺觀之頗自矜開贈一劍以戒狂悖

李約每泪夜泛江登山携古鐵一片又畜一猿

擊鐵彈琴猿必嘯和

呂祖謙曰昨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郭功甫金山行向子瞻朗誦鳥飛不盡暮天碧一聯大爲介甫稱賞

子瞻與佛印東今日過邵伯埭自此入塵土狹猾之鄉矣回望山水間麈塵妙談豈可復得張公浙云西飛白日茫汗戒兆去青山冷笑人[illegible]

子瞻夜觀江光若漁火鬼燐旋盼而大閃映[illegible]

木棲鳥皆驚

了元靜夜見焦山西北霞光上燭霄漢于方丈

搆妙高臺潛對其地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

日顛風當斷渡

別峰入定夢見龍王語師旣諾出定語其徒藏

莫信乃探袖中龍鬚巾襪示之

克勤佛果禪師見五祖聞道在金山說法堂中

僧一十八人皆大徹

子瞻云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文丞相詩男兒斬却樓蘭首閒品茶經拜羽仙岳武穆詩男兒有志扶中國不斬樓蘭誓不回

陸平泉云被召北入泊舟瓜步每旦棹江濤中汲中冷泉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于此河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鵲

王鳳洲登靈觀閣候京尹酒至詩云倚欄與劇聆涼尹忽有扁舟來百壺

沈石田詩常惜怪未到到來方悟開過江如廠
世入寺不知山
王陽明十一歲同祖過金山賦詩一絶又賦蔽
月山房詩傾一座
吳公嶽守廬州王公廷守蘇州以公務會鎮江
吳邀王遊金山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二
束王熟視其具論心盡歡

金山詩話

張祜詩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

祜詩實金山絕唱惜結句弱耳楊用修評之詳矣

馬戴詩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濤聞

每見落日倒景至山之西而止則山之東已障之矣或暮還山磬聲宛在濤聲之外始知此句之工

孫魴詩云炎剩得月地少不生塵
丹光協水色洸漾一山如入冰壺中山居決
江心四面風皆受之雖竟日几席無塵生此
句亦入微矣
韓垂詩根盤大江底影插浮雲間雷霆常間作
風雨時往還
海澄山巔四顧無著倪勝空江浮茲魂不[illegible]
峽孫根洒物而往濤與撼勢亦崴嵬際老[illegible]
風雲雷霆則洞穴迷濛響應輒引酒自醉[illegible]

爲神恐

韓持國詩鵠栖秋殿冷龍伏夜潭深

此山向來多鵠巢于殿閣藻井之上不啻數百以其山孤迥絕市弋者既無僧飯每餘易于求食足以全生也

熊茂叔詩塔影波搖動鐘聲潮拍回

塔雖植山頭實邊于江影落水流翫之可挹

李燾詩憑迥前無地江澄下有天

客云搭珠接海日僧梵逐江濤

一山稚稅江樓憑江而立開窻則天光雲影
倒景于澄波之中終日對之未覺厭倦況西
西日多晩照則浮光躍金天與江色眩亂兩
目但不宜于暑也弖云孤月翻江征鴈斷寒
濤撼石蟄龍驚
又詩暝色闗詩思江籠兩岈烟
文正范公岳陽樓記闗極登覽騷墨之倩盡
矣豈暝色獨足以闗但烟波江上客思特深
耳

蘇軾詩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
清風片帆耳
又詩半夜潮來風又便臥吹簫管到楊州
山雖懸江實近而易于渡興至可適登高舒
眺則心神怡曠何事求丹丘于海上也
蘇轍詩揭來長江上孤高三千尺僧居厭山小
四面貼蒼石
僧居憑江倚石開牖則江光溢座引潮則閣
氣觸檻

又詩鐘聲鏗鍠答山谷鳥鳶力薄墮中流惟有

胡　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

此詩雖詠金山之實相而行舟不畏其孤絕

浩蕩以寓行險僥倖者多也

王安石詩俛視大江奔茫茫與天下

登吞海亭俯瞰江流浩浩勢與天而同流令

人有身世浮鷗之想

又詩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

山月之金被松破之江風之雪遇水成之謝

見松金生喜見雪浪生恐殊不知月白風清自若也能不以所見爲憂欣則心光常靜道風常清矣

蘇舜欽詩陰壑藹風雲陽崖產金碧入裴公洞則山氣陰森俯江天闊則波光瀲灩此句得之矣

又詩扣欄見黿鼉悠然意自得予聞觀瀾堂崖下有老黿窟之時有一僧與黿狎每扣木魚呼之則起遊客以肉投之輒

咲而洋洋復逝後僧去而龕被鐵矸誤中之

今則無矣

范仲淹詩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

意工而句壯登此山詠此詩亦可以輟矣

梅聖俞詩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

無地接則兩岍縣絶可知與波分則獨峙江

心可知雖辭氣平衍而實工矣

又詩老僧忘歲月坐石看江雲

坐石看雲至忘歲月則兆猶庶得無生之趣

不知金山近亦有此衲否也

王岐公詩大風吹江晝翻雪驚濤捲浪晴轟雷

注此句言江中風浪之勢有如此客云長風白

日掀洪濤拳石年年聳孤翠

郭祥正詩鳥飛不盡莫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

此亦江天之妙句也遊覽之情豈無欣戚之

殊

黄庭堅詩笑看郭璞墳前水激石淘沙幾日休

郭璞刑于姑孰人謂其能精于堪輿故指冰

中之石實非也客云景純未必眠江底遊客

空勞指石頭

曾肇詩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

嘗三醉妙高臺乃知此詩之妙

沈括詩蘆管玉簫齊送夜一聲飛斷月如烟

孑云潮帶漁舟歸滷激夜吹銅笛下金焦

蘇紳詩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鰲背上行

金山有玉鑑堂佛印之室山在江水鏡波之

中故名若金鰲者此乃取其實相改山為鰲

客從真州下江中道遥望金山儼一巨鰲是
首渡江而北是以名之非關鰲戴三山也遂
楊蟠詩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楊州
唐宋時金山雖居江中而玉山尚聳擴蒜山
亦高大連絡之勢與北固山未覺甚遠今二
山俱頹矣且瓜洲未成市鎮潮直過楊子橋
以抵江都今巳城截南徐之水豈能復見燈
火此詩是詠唐宋中景槩非今日也
王平甫詩雲隨草樹縈羣岫江浸樓臺點舊疊

當時山有二塔夜燈粲然人遥望之誠若萬
炬今山近建一塔誰其燈之且聞近塔有徽
商施銅鈴每鈴連螭首重廿餘斤今惟一二
鈴矣
黄庭堅詩楚雲斷處山浮玉吳月生時地湧金
客云雲連吳楚山形斷月滿樓臺水色分山
危素詩持呪降龍秋雨歇焚香迎客晚潮初
彼當秋雨後晚潮初登山入寓僧房故吟之
不可泥于降龍舊事

薩都剌詩落日地中去長江天際流

彌勒臺在中泠泉北登之西眺則江浩無涯

惟見滚滚自天際而下至郭璞墓勢益旋洄

舟行多畏之則不能不使心胸曠蕩形神騫

逸也

又詩鶻泠山腰月龍嘘海角雲

鶻多巢于東崖懸樹之上月出則飛揚不定

至五六月天陰晴變幻咫尺異觀龍多白雲

中垂蜒人多見之間至鱗甲不隱惟首藏密

雲不甚辨也此實近江海故與他處不同

又詩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

此詩見人世之倏忽而乾坤之悠長以道眼

觀之摠在大化之中何有倏忽悠長之異哉

又詩剪燭題詩雲氣裏不知身已在龍宮

予嘗雨夜同客論文于江天閣有云虛閣夜凉

紅燭短空江雨氣白雲深

趙孟頫詩千帆過盡暮天碧惟見白雲時往來

松雪生平得意句亦金山實景也

虞集詩吟苦不知身入畫更添沙鳥破烟昏

妙景如畫

王世貞詩千帆風色使人愁又云山形自拱秋雲壯海日遥將曙色寒又云滄海潮吞丹嶂出大江天捲白龍來又云雲低鴈鶩行時斷日落黿鼉臥轉驕又云極望千峯爭月出中懸一塔擘雲孤

此弇州詠金山警句別所詠詩悉能馳驟李杜

汪道昆詩斗牛夾岍懸河鼓龍象乘潮迸雪峯上言山當形勢下言寺坐大江句自工而意遠然亦奇据河鼓星在天潢之中斗牛二星夾潢而立況牛女屬吳分野雪峯是佛修道處

唐順之詩僧定潮來去月明江淺深又云川逝孤斷石井瓶割寒江

前詩聯以見禪心之不動月色之無私後詩聯句警而聲韻清峭迥邁晚唐也

丘濬詩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

江之南屬吳江之北屬淮楚今皆隸于秣陵故詩句合而言之風可斷樹而山獨不接飛柱中流信然也

陳銳詩鳥從天外沒僧向渡頭歸

僧居此山不解自逸汨營營于城市若不獲已者能不爲鴻鵠之所誚者鮮矣子云片石難覊覊世客野鷗應笑過江僧

李夢陽詩三首中警句蜃學樓臺結龍專須洞

游光涵天上下影變地沉浮一身銀漢上四顧

鏡波開魚龍狎不浪草木潤長春吳楚地形伏

江淮秋氣來

崆峒不獨辭章足冠我朝而人品孤潔無媿

古人矣

陸深詩潮聲生絕壁江影落孤雲

靜夜江聲若自山頭而下曉烟未散凝雲低

度則江之流影若與烟雲相掩映乃見此句

之工

沈周詩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又云頭白妙
高方縱目落霞孤鶩晚猶貪
前詩二句深得過江入寺之趣後詩二句乃
知此老晚年纔獲過金山則落霞孤鶩不獨
此老貪之是人皆能愛也
李開芳詩鳥背看雲度鐘聲帶月殘
暮雲低度曉月半殘金山晨夕開見如此亦
猜越矣
皇甫汸詩莫潮風外落寒樹雨中深

百泉吟諷深挹六朝獨此聯使人中唐誰其辨之

陳經邦詩江聲搖草樹海氣隱樓臺深得前人之意趣冥合浮玉之見聞

袁宏道詩穿籐逢石怒倚險嗅波腥京口當羣江之滙誠魚龍之藪但水勢浩渺奔流無停春暮岷水渾濁夏季則清徹與山井無異誠宜瀹茗詎有波腥也

李言恭詩遠水接天盡高潮到檻平

前人有遠水兼天淨此詩補洽

楊一清詩風高鵰鶚驚秋早江轉龍門到海遲

此詩在今時金山詩中亦卓然而不遜者

李東陽詩潮聲夜落江心寺

昔人有楓落吳江冷一句遂名譽于當時此句足以當之

唐寅詩憑君指點分吳楚滿眼風波自古今

伯虎此句清淡而有餘味

李攀龍詩雲光忽落黿鼉窟雨色飛來鸑鷟峯

雄渾

沈奎詩帆歸極浦和烟沒鷗伴閒雲逐浪浮

景屬金山所常見而意寓人世之馳逐雲之

閒適于言外

張翔鳶詩閣影靜依波面石磬聲清落海門烟

句清遠亦金山之佳致

虞謙詩塵埃不向山中住日月常從海上來

順口道出若無思而自工

吳國倫詩江合萬流奔赴海山銷一柱上撐天

予云江流自古天難盡石峙何年水不知

屠隆詩山當京口捎雲過寺倚江心截浪迴又

云天地蒼茫孤寺出東南咫尺大江分又云海

色遙連三島樹風塵不到六朝僧

赤木詞擅藝林及詠金山則碍于前人孫未

能獨出一意風塵不到六朝僧當雄視諸作

劉應秋詩萬頃潮聲連海動千尋塔影落江寒

首句使置于錢塘詩中益雄矣

李祿詩風過星河搖蕣蕩雨餘宮殿削芙蓉又

云山孤向背承飛瀑寺古朝昏咽落鐘
清勁可喜瀑字不若浪字
李承勛詩千秋月浸龍宮冷一夕潮平賜渚寬
題詠屬遊人多處最難下筆非句相犯則意
亦相同昔有一僧謁豫章守守問可遊滕王
閣否僧曰遊矣復問見幾詠可僧曰俱無當
意者守曰能當之乎僧詠曰洪都太白方積
翠倚穹蒼千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至今板
于閣頭

顧璘詩天晴秋見海山潤午生雲

山情水貌自是深遠不動聲色溢于目前

殷寳詩月來江倒景風定水無聲

予云天淨江空月湖歸石破雲

傳慧詩天晴沙氣白夜靜海雲黃

予云雲低連水白日落半山黃

孔彥光詩月分江練白濤漏蝡螺青鵠散驚鵰

嵜龍來欲聽經

客云鶴窺齋罷僧崩集龍聽經完水上歸

郞佐卿詩四面天皆水千山樹盡雲

予云乾坤不盡江如織今古常浮石似雲

孔承寵詩今古疑浮玉孫高似落星月來連海

白潮滿接天青

客云夜邑虛無江瞰月曉聲浮動石吞潮

何遷詩日莫鐘聲何處落山光海氣滿扁舟

比夜半鐘聲句大過之

顧璘贈僧詩相見了無言空庭踏秋月

止可贈了元一輩

屠隆詩山僧無一事洗鉢挂藤花

客云月下趺江石松陰滿衲衣

馬一龍詩江心無地砥佛面有風波

佛面有風波句能出人意外可賞也然自蘇

濤飛佛身變化來

陸深詩飼龍臨洞口曝藥坐松間

頭此亦偶以所值言之示謂飼龍曝藥則及物

費坐皆幽人事也

王陽動詩爲臥波心樹會教撥白船

王國維詩所見蓋屬意亦有寄也豈能安臥僧

却管管

張萱詩憑高最蕭瑟風雨隔江來

風雨隔江來形容山之孤峙最切

金山造浮玉㢘集句 碑廊北至玉㢘南至無梁殿 劉濟雜

樹影中流見潮湧千帆瓜步青鍾聲雨岸聞雲

連萬樹揚州白人間道路江南北地上風波世

古今茲維金山草木潤長春山孤向背承飛瀑

魚龍狎不浪寺古朝昏咽暮鍾濤色掛虛簷壓

吳綠水浮天濶樹光穿落日六代青山隔岸多

石髮長新堤江邊見月潮初白地衣封斷碣海

扛臨風日轉黃玉簫飛月斷如烟流水與天巢

仄海屐有碑廊扣闌見巖囂揚首意前得獨登

漁舟下中流眞見不羈泛長筏亂峯積滿地莫
論盤坐處墻低樹少多容月石瘦花慳宴得春
賢出隱高峯雲光忽落蛟龍窟潮來捲大殿雨
色橫飛鶯鷺峯笑語落楊州淸風偶與山河幽
壺觴對京口明月聊隨屋角方春來江色鮮雨
過水雲碧漁燈鷺鳥下中懸一柱擘雲孤搶影
隔江生極望千峯爭日出波濤隨彩筆碧潭龍
去水生苔風雨泣江萍滄海月明珠有淚海門
烟樹潮歸後江面山樓涓照時影變地浮沉客

去客來天地老光涵天上下潮生潮落古今愁
海氣隱樓臺斗牛夾嶰懸河鼓江聲搖草樹龍
象乘潮迸雪峯杳杳歸舟送梵音紛紛落月搖
空影亂石維舟住細雨鐘聲帶古今西風倚檻
陰夕陽鴉背分吳楚日落山氣紫開門江霧黃
玉洞未歸雲渺渺浴烟遠去鳥金波空映月秋
傍沙椰繫迴舸賈客貪風力雨過千帆亂佛燈
江妃鼓浪花風回雨嶰聞人語海邑遙吞碣石
高月華倒浸寒潭靜川光孤斷石山中無地著

塵埃井賑割寒江水底有天行日月鴉宿腥林
徑日落黿鼉臥轉驕龍歸損塔輪雲低鴈鶩行
時斷海色進連三島樹風塵不到六朝僧淮山
水蕩迴塔挐燈影凌雲渺吳樹風吹斷船載鐘
聲出浪堆潮滿接天青草薄曉山猶露石月來
連海白雪消春渡欲生波鷗鷺宿樓臺潮聲夜
落金山寺蛟龍避鐘磬雲氣朝浮海上峯歸渡
客舟多天遠樓臺橫北固傍崖漁鼓亂夜深燈
火見揚州老蛟一夜獻瓊璒襯席陜風不成濤

倩定潮來去十年清夢是重來月明江淺深舊
里奔流須著此山分江邑破古樹撐雲信有緣
潮帶海聲來斷鰲闕水疑無地弄月疑金見數
點殘燈山寺秋淩風怕錫飛一聲磬徹江天曉
帆影春霞沒日月常從海上來漁歌夕浦生風
雲時向山頭出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
山多帆飛鷹影連龍歸下界眠滄海劍掛蛟腥
起月過中流倒玉環清落隔潮聞天迴江漢畱
孤柱夕陽依研盡地缺東南著此亭插影浮雲

闇山月入松金破碎盤根大江底海風吹水雪
崩騰沙靜諸鷗眠僧依玉鑑光中住風依江燕
舞人踏金鰲背上行陰壑滿風雲鳥飛不盡暮
天碧陽崖産金紫漁歌忽斷蘆花風焚香迎客
晚潮初持呪降龍秋雨歇落日地中去九霄星
斗摘來多長江天際來大壑雲濤行處合吟苦
不知身入畫更添白鳥破朝昏寒樹雨中深乘
川遠帶征帆影暮潮風外落遙漢哀傳候鴈聲
高閣切星辰層雲錫響荅天臺新秋照步婺落

月明珠帝女遊風鈴語半天滄海潮吞丹鷲去
水氣蒸初地大江天捲白雲來日落半山黃入
從渡口窺巢鶴雲低遠水白僧在窻中數落鴉
俯視月水并坐恐星斗逕晨望愛明滅雲開天
鏡倒樓臺夕遊鷲蕩摩界入氷壺寛日月隋柳
分堤綠荒亭猶勒宋皇詩歸雲夾浪輕古碣尚
畱蕭帝吼駐錫逢山邑江淺樓臺點佛燈停盃
見浪痕雲隨草樹縈羣舳過檣妨僧定曉磬昏
鍾佛屋深鷲濤濺佛身雨蓬烟棹征帆遠鴿栖

秋殿冷盡日如聞驟雨來龍伏夜潭深無風但覺驚濤沸鰲翻三島出落日海門何處舟驚駕一峯來疎烟水國前朝寺一身銀漢上鴻鴈來時月印沙四望鏡波開風濤險處龍藏鉢遠水接天淨雲掩丹光遠更重高潮到檻平濤翻雪色寒猶落剪燭題詩雲氣裡不知身已在龍宫霜高木葉秋晴鼉戲水綠于染垂藤鷩鳥逐健鶻粘天青欲無沙禽下榻行于尋月浸龍宫冷海鶴聽經至一夕潮平鷺渚寬最愛簷前景絕

奇江心曉然郭公墓鮫人分夜火荻月漁燈照
斷魂龍女給晨餐秋風野寺供僧飯天地石邑
老墓前無地拜兒孫東南江勢開山下有田埋
壽鼎漂石龍涎春霧浪交沙鳥跡晚潮餘佛面
有風波前朝人往寺碑在江心無地祇今夜月
明遊客稀漁火落寒星巖肖蠣房苔半合烟波
浮夜月江圍龍窟水長腥璯影落江寒鳥飛青
嶂銜烟去潮聲連海動濤捲蕭雲抱月來更深
湧正中山影杳無像截並春栽樹江上青山掛

吳　徐[illegible]逵　學王[illegible]郎

驛樓拋生日餞蕪風蕭蕭楊隨隱櫓樹未有養
穠桃花臨水半江紅江山如故人草色閑閑燕
徑碧風搖供佛火灘石常磨細浪圓雲淫定僧
衣檐鈴自觸微風語霜飛臨浦鴈月照渡江僧
老樹嘈昏鴉千尋石塔爲高髻帆影上屋角去
帶青山是黛螺白日走風湍寒鳥自啼山色裡
黃金浮夜氣老僧常住水聲中帆影失飛航風
高鷳嶺鷺秋旱蓉客迷遠樹江轉龍門到海遲
雨織半江烟風淘蘋斷椰夢遠孤城壯吳[illegible]

時地湧金潮平怪石層楚雲斷處山浮玉長江

百折出城由舍衛渡恒河海闊五城圍世借逃

津登彼岸願將第一中冷水捧祝吾

皇萬壽杯

觀音洞容巖堂記

蓋聞容爲因巖爲果因果一是爲容巖亦曰神咒一江精持咒病目再明辛亥月夜過之執其手曰萬壑千巖裏相逢此一江竊慨今之講師從口說入患不容以媟狎終患不巖容與巖一江有之自予游京口北面事者首治凈次一江今別去十六年二公精挺色振與江山並聳詩不云乎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有契置三公於波浪間可使天地不老今古不愁

右爲一江老僧書於江東

紀遊

嘗讀太史公書始知蓬萊方丈瀛洲爲三山始皇好奇裏徐福語遂舉求仙問藥事心快之吾吳金焦非固名襲而實踪欲爲山靈拭于及登金之妙高臺焦之吸江亭非固之三山樓青宮落地龍江無色不知[illegible]并熱世界失在何處覓爲兩金烏作雙低回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琳宮紫刹飛廊舞磴爲之色矜嗚呼所謂蓬萊方丈瀛洲名掛圖籍而試叚此律其實無繇遊

卻反居水下之說特編之愚始皇耳然古今遊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稍載筆延討輒以傲人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愚謂遊三山必未遊數年前閒夙結想幾深夢寐及遊則裹歲糧携同心一二奇書數種蕭然居之雖五喔後急奮策孤往據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往來湊合度承入林含啀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橋梁或車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迴視日所照處隱躍聯顯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錯時

及返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全在丹金五色爲奇也大雨後短衣狼狽趨亂壑叠泉間觀水勢不能直行躍舞飛鳴與山爭奇乎一號之內春時花未發先課數詩商擬開時景色及爛熳離花數百武擇危樓杰構置酒凭闌與客指點霞封綺錯之奇秋則山水本色譬猶病容乍痊動定閒靜又如醉士臥起七碗茶後也奇石露奇怪木呈怪迸迸形澄以遠泉之響悠以調眞堪歌李青蓮絕句數首消遣此蓋去

山之勝堣古今遊之所不及也想覩蓬萊方丈

瀛洲失𦖞負名不可大愧耶

化鷀國記 鸕鷀青翁漁詩之作化鷀國記

國時大江心鸕鶿不當鼓龍族屬武白建於盦盤之年武曰非也所由來舊矣帝遣五丁不能去羽族至者如刼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金焦其鄰國也海若怒鯨波立國君慧而黠率子孫臣庶遷浮玉山大樹之顛水母無眼全仗蝦衙蝦止浪息復返其國世尊大悲令天龍神鬼說法云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鼈啖國號曰兆鸞領朝典歲再朝西天諸尊者有橫

曰鳥道然後令諸尊菩薩說法云萬境無生滅
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然後世尊自說法云
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爾時羽毛鱗
介皆現色身古佛聞之渡江而至曰折葦汀世
尊偕諸菩薩諸天龍神鬼瞻顧而退曰送鳥塘
風來潮咽如聞欸笑曰鷗笑屏夜靜江空啄殘
寒月曰啄月磯有時倦羽浴罷對影自戢曰摭
羽巖與魚鳥狎處任公子罷釣曰夢漁墩國以
大治世尊倒用魔軍一切諸魔爲王侍者多孫

塔前靈山會上世世長有化鸞國不凌遲衰微矣千載以前有郭生者自言吾當老其中生死人因墓之予亦不之訝夫貞魂淑鬼騎長鯨而至者何必郭生何必不郭生采采江蘋於以薦之一石點頭若生領予者曰采蘋處其旁有擢蘿棧獮迹滿沙遂矚得井人影在焉因歌少陵眼花落井水底眠句曰眠影湫逌武境益闢舉手高寒劃然長嘯吾欲架天作長橋曰架天橋十日之內凡再遊焉江妃進膳似魚頭供國亞

皈依佛後復令𡚱書至予與沈子朗倩偕往則
以伊蒲供館于舞蛟洞作度世經二卷續水陸
儀文一卷得詩如千首若舞蛟洞諸勝則朗倩
之記在